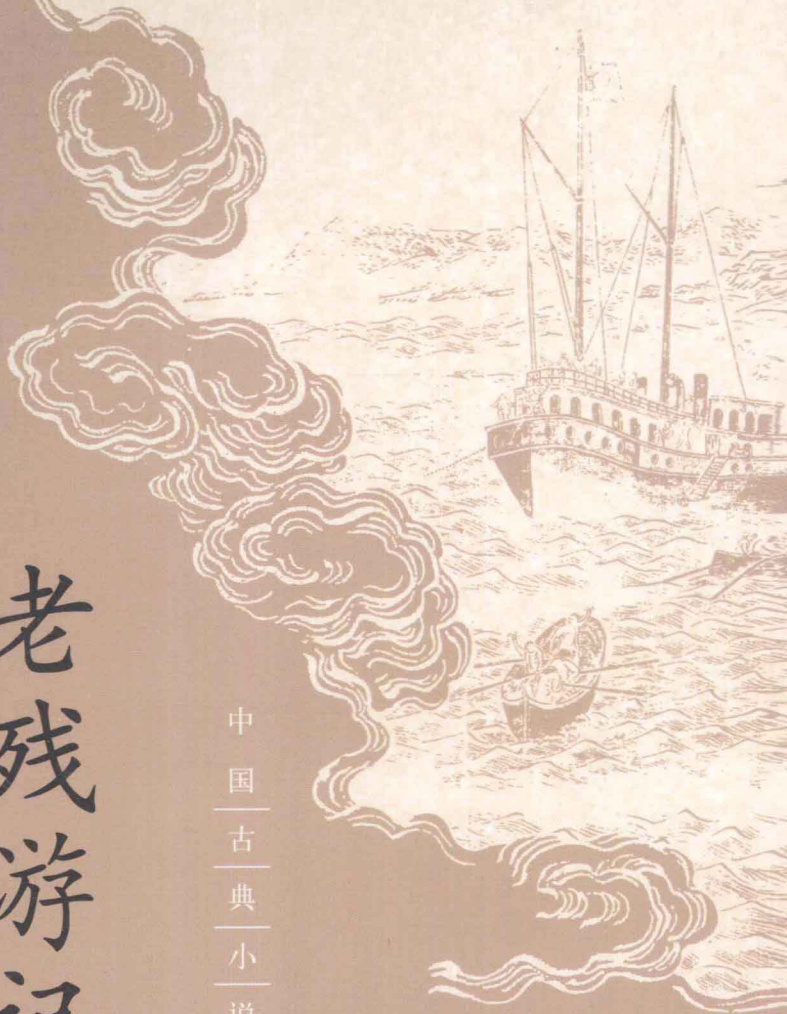


老残游记

中国—古典—小说—最—经典

【清】刘鹗 著

中华书局



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

老残游记

【清】刘鹗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残游记/(清)刘鹗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3.7
(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)
ISBN 978-7-101-09378-0

I. 老… II. 刘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13452 号

书 名	老残游记
著 者	[清]刘 鹗
丛 书 名	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
责任编辑	周 旻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http://www.zhbc.com.cn 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	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½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
印 数	1-8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101-09378-0
定 价	9.00 元

《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》

出版说明

中国古典小说,顾名思义,就是中国古代的小说。它孕育于先秦神话寓言,成熟于唐传奇,在明清章回体小说出现后达至高峰。它包括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体系,前者以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为代表,后者则以家喻户晓的“四大名著”为顶峰。我国的古典小说品种丰富,数量繁多,不说创作出版过的数量,即以近现代出版的古典小说整理本来说,已不下上千种。但是,数量多并不等同于质量高。总体而言,中国古典小说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的;从整理工作来看,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质量是不令人满意的。

对于当代读者来说,优秀的古典小说是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营养,带来快乐的。鉴于当代读者的价值观念、阅读习惯和生活节奏,我们考虑,将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的部分推荐给广大喜爱古典小说的读者,既可以让当代读者知道,除了“四大名著”之外,还有很多优秀的古典小说;又可以帮助读者减轻搜寻之苦,轻松读到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的作品。为此,中华书局约请古典小说界的著名专家学者精心选目,精心整理,分辑推出这套《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》。

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一套错误较少、明确可读的小说读本,我们的做法是:第一,精选底本和校本,进行严格的校勘,改正底本中的错误。第二,按照国家标准和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,认真标点并分段。第三,对于古代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异体字、俗体字、方言字以及音借字,我们的处理原则是,既要尊重古代小说的特点,保存原貌,不致“失真”,又要照顾当代读者的习惯,不能造成理解上的误解、阅读上的混乱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3年6月

醒民救世的哭泣之作

——《老残游记》

与李伯元、吴趼人这样的职业小说家相比，刘鹗写《老残游记》只能算是客串。但正是刘鹗一时兴起留下的笔墨，却以独特的立意和优美的文字，使晚清小说达到一个新的境界。

刘鹗(1857—1909)，字铁云，江苏丹徒(今镇江)人。他出身于官宦世家，个性放旷不羁，注重学习实用的学问，如治河、算学、医学、兵学等，唯独不喜欢八股。二十四岁时，刘鹗到扬州拜太谷学派的传人李龙川为师，接受了“尊良知，尚实行”的观念，确立了“以出世之心做入世的事业，于拯民于水火中而得解脱”的人生理想。1887年，刘鹗在河南和山东投效河工，治理黄河，显示了卓越的治河才能，并被保举以知府任用。

甲午战争之后，刘鹗痛感国弊民穷，力主实业救国。他积极倡导引进外资，修筑铁路，开发矿山，但受到旧官僚的激烈反对和排挤，被人骂作勾结洋人的“汉奸”。庚子事变，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，陷入饥荒。刘鹗慨然筹资进京，赈济饥民，掩埋死者，救助官员。其后，刘鹗在南方积极兴办实业，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1908年，刘鹗以“勾结洋人，盗卖仓米”的罪名被逮捕，发配新疆，第二年病逝。

作为一个思想开明、勇于进取的实业家，刘鹗的作为在当时不能被人理解，事业屡屡失败。他在《老残游记·自序》中说：“吾人生今之时，有身世之感情，有家国之感情，有社会之感情，有种族之感情。其感情愈深者，其哭泣愈痛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《老残游记》之作也。”所以，《老残游记》是他痛惜家国之命运，希望唤醒民众、补救残世的“哭泣”之作。

小说以一个摇串铃的走方郎中老残为主人公，记述他在中国大地上游历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。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。作者所写一只在洪波巨浪中行将沉没的大船，便是中国的象征；老残送去“最准的向盘”，却被当作“汉奸”赶下船，正表现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担忧和自己理想不得实现的痛苦。

《老残游记》也像其他谴责小说一样，批评晚清社会的腐败，但视角更

为独特,着重揭露“清官”之恶。刘鹗成功塑造了两个“清廉的格登登的”酷吏形象:玉贤、刚弼(以毓贤、刚毅为原型),他们肆意残害百姓,滥杀无辜。刘鹗评论道:“赃官可恨,人人知之;清官尤可恨,人多不知。……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,何所不可,刚愎自用,小则杀人,大则误国。”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政治的统治支柱,可谓切中要害。

刘鹗还刻画了一个“好官”的形象:张宫保(以山东巡抚刘曜为原型)。他求贤若渴,却昏谬无能,纵容“清官”肆虐;还轻信书生愚见,造成黄河决口,使数十万生灵涂炭。刘鹗写道:“只因但会读书,不谙世故,举手动足便错……天下大事,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,坏于不谙世故之君子者,倒有十分之六七也!”从更深处揭示了晚清官场无可救药的沉痾痼疾。

刘鹗不是职业小说家,但他在小说艺术上的贡献却绝非李伯元、吴趼人等可比。在叙事模式方面,小说成功地实现了从说书人叙事向作家叙事的艰难转变,体现出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,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展示。

《老残游记》的描写艺术从它一问世就受到了人们的称赞。胡适先生对它的推崇最为热烈:“无论写人写景,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,总想熔铸新词,作实地的描画。”鲁迅先生则冷静地称此书“叙景状物,时有可观”。的确,在小说中,无论是景色描写,还是形象刻画,无论是心理活动,还是气氛渲染,刘鹗的文笔都举重若轻,清新朴素,情境逼真,气韵生动。书中关于音乐的两段描写,即白妞说书和巧姑奏琴,尤其受人称道,堪称精妙绝伦,实在是中国语言艺术的瑰宝。

《老残游记》二十回,于1903年8月首次在《绣像小说》上连载。此后,又重新在天津《日日新闻》报上逐日连载。1907年,刘鹗又写了《老残游记续集》,共九回,于同年7月也在天津《日日新闻》报上连载。1929年,在刘鹗家中,又发现了《老残游记》的十五张残稿,仅四千七百多字,这就是《老残游记外编》。此次出版,我们以天津《日日新闻》本为底本,参校亚东图书馆本,并参考了其他通行本,进行整理,特此说明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3.6.

自序

婴儿堕地，其泣也呱呱；及其老死，家人环绕，其哭也号咷。然则哭泣也者，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。其间人品之高下，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。盖哭泣者，灵性之现象也，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，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。

马与牛，终岁勤苦，食不过刍秣，与鞭策相终始，可谓辛苦矣，然不知哭泣，灵性缺也。猿猴之为物，跳掷于深林，厌饱乎梨栗，至逸乐也，而善啼；啼者，猿猴之哭泣也。故博物家云：猿猴，动物中性最近人者，以其有灵性也。古诗云：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啼三声断人肠。”其感情为何如矣！

灵性生感情，感情生哭泣。哭泣计有两类：一为有力类，一为无力类。痴儿骏女，失果则啼，遗簪亦泣，此为无力类之哭泣。城崩杞妇之哭，竹染湘妃之泪，此有力类之哭泣也。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：以哭泣为哭泣者，其力尚弱；不以哭泣为哭泣者，其力甚劲，其行乃弥远也。

《离骚》为屈大夫之哭泣，《庄子》为蒙叟之哭泣，《史记》为太史公之哭泣，《草堂诗集》为杜工部之哭泣；李后主以词哭，八大山人以画哭；王实甫寄哭泣于《西厢》，曹雪芹寄哭泣于《红楼梦》。王之言曰：“别恨离愁，满肺腑难陶泄。除纸笔代喉舌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？”曹之言曰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；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意？”名其茶曰“千芳一窟”，名其酒曰“万艳同杯”者：千芳一哭，万艳同悲也。

吾人生今之时，有身世之感情，有家国之感情，有社会之感情，有种族之感情。其感情愈深者，其哭泣愈痛：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《老残游记》之作也。

棋局已残，吾人将老，欲不哭泣也得乎？吾知海内千芳，人间万艳，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！

目 录

自 序	1
第 一 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	1
第 二 回 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	7
第 三 回 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苍鹰	13
第 四 回 官保求贤爱才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	19
第 五 回 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	25
第 六 回 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辨生狐白	31
第 七 回 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	37
第 八 回 桃花山月下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	44
第 九 回 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	50
第 十 回 骊龙双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笙篴	57
第 十 一 回 疫鼠传殃成害马 痢犬流灾化毒龙	63
第 十 二 回 寒风冻塞黄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	69
第 十 三 回 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	77
第 十 四 回 大县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	83
第 十 五 回 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	89
第 十 六 回 六千金买得凌迟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	95
第 十 七 回 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	102
第 十 八 回 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	109
第 十 九 回 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	115
第 二 十 回 浪子金银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	122

老残游记续集

自 序	129
第 一 回 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	131
第 二 回 宋公子蹂躏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	138
第 三 回 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	144
第 四 回 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年返本归家坐	151

2 目 录

第 五 回	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澈	157
第 六 回	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翠离尘	164
第 七 回	银汉浮槎仰瞻月姊 森罗宝殿伏见阎王	171
第 八 回	血肉飞腥油锅炼骨 语言积恶石磨研魂	178
第 九 回	德业积成阴世富 善缘发动化身香	184
老残游记外编卷一(残稿)		190

第一回

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

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，名叫蓬莱山。山上有个阁子，名叫蓬莱阁。这阁造得画栋飞云，珠帘卷雨，十分壮丽。西面看城中人户，烟雨万家；东面看海上波涛，峥嵘千里。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挈酒，在阁中住宿，准备次日天未明时，看海中出日。习以为常，这且不表。

却说那年有个游客，名叫老残。此人原姓铁，单名一个英字，号补残。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，遂取这“残”字做号。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，契重他的意思，都叫他老残。不知不觉，这“老残”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。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，原是江南人氏。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，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，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，教书没人要他，学生意又嫌岁数大，不中用了。其先，他的父亲原也是个三四品的官，因性情迂拙，不会要钱，所以做了二十年实缺，回家仍是卖了袍褂做的盘川，你想，可有余资给他儿子应用呢？

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，又无行当可做，自然“饥寒”二字渐渐的相逼来了。正在无可如何，可巧天不绝人，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，说是曾受异人传授，能治百病，街上人找他治病，百治百效。所以这老残就拜他为师，学了几个口诀，从此也就摇个串铃，替人治病糊口去了，奔走江湖近二十年。

这年刚刚走到山东古千乘地方，有个大户，姓黄，名叫瑞和，害了一个奇病：浑身溃烂，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。今年治好这个，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。经历多年，没有人能治得。这病每发都在夏天，一过秋分，就不要紧了。

那年春天，刚刚老残走到此地，黄大户家管事的，问他可有法子治这个病，他说：“法子尽有，只是你们未必依我去做。今年权且略施小技，试试我的手段。若要此病永远不发，也没有什么难处，只须依着古人方法，那是百发百中的。别的病是神农、黄帝传下来的方法，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。后来唐朝有个王景，得了这个传授，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。

今日奇缘，在下到也懂得些个。”于是黄大户家遂留老残住下，替他治病。却说真也奇怪，这年虽然小有溃烂，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。为此，黄大户家甚为喜欢。

看看秋分已过，病势今年是不要紧的了。大家因为黄大户不出窟窿，是十多年来没有的事，异常快活，就叫了个戏班子，唱了三天谢神的戏，又在西花厅上，搭了一座菊花假山，今日开筵，明朝设席，闹的十分畅快。

这日，老残吃过午饭，因多喝了两杯酒，觉得身子有些困倦，就跑到自己房里一张睡榻上躺下，歇息歇息。才闭了眼睛，看外边就走进两个人来：一个叫文章伯，一个叫德慧生。这两人本是老残的至友，一齐说道：“这们长天大日的，老残，你蹲家里做甚？”老残连忙起身让坐，说：“我因为这两天困于酒食，觉得怪腻的慌。”二人道：“我们现在要往登州府去，访蓬莱阁的胜景，因此特来约你。车子已替你雇了，你赶紧收拾行李，就此动身罢。”老残行李本不甚多，不过古书数卷，仪器几件，收检也极容易，顷刻之间便上了车。无非风餐露宿，不久便到了登州，就在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，大家住下，也就玩赏玩赏海市的虚情，蜃楼的幻相。

次日，老残向文、德二公说道：“人人都说日出好看，我们今夜何妨不睡，看一看日出，何如？”二人说道：“老兄有此清兴，弟等一定奉陪。”秋天虽是昼夜停匀时候，究竟日出日入，有蒙气传光，还觉得夜是短的。三人开了两瓶酒，取出携来的肴馔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谈心，不知不觉，那东方已渐渐发大光明了。其实离日出尚远，这就是蒙气传光的道理。三人又略谈片刻，德慧生道：“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，我们何妨先到阁子上头去等呢？”文章伯说：“耳边风声甚急，上头窗子太敞，恐怕寒冷，比不得这屋子里暖和，须多穿两件衣服上去。”各人照样办了，又都带了千里镜，携了毯子，由后面扶梯曲折上去。到了阁子中间，靠窗一张桌子旁边坐下，朝东观看。只见海中白浪如山，一望无际，东北青烟数点，最近的是长山岛，再远便是大竹、大黑等岛了。那阁子旁边风声呼呼价响，仿佛阁子都要摇动似的，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。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，飞到中间，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，并将东边一片云挤的越过越紧，越紧越不能相让，情状甚为谲诡。过了些时，也就变成一片红光了。

慧生道：“残兄，看此光景，今儿日出是看不着的了。”老残道：“天风海

水，能移我情，即是看着日出，此行亦不为辜负。”章伯正在用远镜凝视，说道：“你们看！东边有一丝黑影，随波出没，定是一只轮船由此经过。”于是大家皆拿出远镜对着观看。看了一刻，说道：“是的，是的。你看，有极细一丝黑线，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，那不就是船身吗？”大家看了一会，那轮船也就过去，看不见了。

慧生还拿远镜左右观视。正在凝神，忽然大叫：“嗟呀，嗟呀！你瞧，那边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，好不危险！”两人道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慧生道：“你望正东北瞧，那一片雪白浪花，不是长山岛吗？在长山岛的这边，渐渐来得近了。”两人用远镜一看，都道：“嗟呀，嗟呀！实在危险得极！幸而是向这边来，不过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。”

相隔不过一点钟之久，那船来得业已甚近。三人用远镜凝神细看，原来船身长有二十三四丈，原是只很大的船。船主坐在舵楼之上，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。前后六枝桅杆，挂着六扇旧帆，又有两枝新桅，挂着一扇簇新的帆，一扇半新不旧的帆，算来这船便有八枝桅了。船身吃载很重，想那舱里一定装的各项货物。船面上坐的人口，男男女女，不计其数，却无篷窗等件遮盖风日，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，面上有北风吹着，身上有浪花溅着，又湿又寒，又饥又怕。看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气象。那八扇帆下，备有两人专管绳脚的事。船头及船帮上有许多的人，仿佛水手的打扮。

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，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：东边有一块，约有三丈长短，已经破坏，浪花直灌进去；那旁，仍在东边，又有一块，约长一丈，水波亦渐渐侵入；其余的地方，无一处没有伤痕。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，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，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，彼此不相关照。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，不知所做什么事。用远镜仔细看去，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，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。章伯看得亲切，不禁狂叫道：“这些该死的奴才！你看，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，他们不知想法敷衍着早点泊岸，反在那里蹂躏好人，气死我了！”慧生道：“章哥，不用着急。此船目下相距不过七八里路，等他泊岸的时候，我们上去劝劝他们便是。”

正在说话之间，忽见那船上杀了几个人，抛下海去，捩过舵来，又向东

边去了。章伯气的两脚直跳，骂道：“好好的一船人，无穷性命，无缘无故断送在这几个驾驶的人手里，岂不冤枉！”沉思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好在我们山脚下有的是渔船，何不驾一只去，将那几个驾驶的人打死，换上几个？岂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？何等功德！何等痛快！”慧生道：“这个办法虽然痛快，究竟未免卤莽，恐有未妥。请教残哥以为何如？”

老残笑向章伯道：“章哥此计甚妙，只是不知你带几营人去？”章伯愤道：“残哥怎么也这们糊涂！此时人家正在性命交关，不过一时救急，自然是我們三个人去。那里有几营人来给你带去！”老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他们船上驾驶的不下头二百人，我们三个人要去杀他，恐怕只会送死，不会成事罢。高明以为何如？”章伯一想，理路却也不错，便道：“依你该怎么样？难道白白地看他们死吗？”老残道：“依我看来，驾驶的人并未曾错，只因两个缘故，所以把这船就弄的狼狈不堪了。怎么两个缘故呢？一则他们是走‘太平洋’的，只会过太平日子，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，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，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，所以都毛了手脚。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。平常晴天的时候，照着老法子去走，又有日月星辰可看，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。这就叫做‘靠天吃饭’。那知遇了这阴天，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，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。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，只是不知东南西北，所以越走越错。为今之计，依章兄法子，驾只渔艇，追将上去，他的船重，我们的船轻，一定追得上的。到了之后，送他一个罗盘，他有了方向，便会走了。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，告知船主，他们依了我们的话，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？”慧生道：“老残所说极是，我们就赶紧照样办去。不然，这一船人，实在可危的极！”

说着，三人就下了阁子，分付从人看守行李物件。那三人却俱是空身，带了一个最准的向盘，一个纪限仪，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，下了山。山脚下有个船坞，都是渔船停泊之处。选了一只轻快渔船，挂起帆来，一直追向前去。幸喜本日括的是北风，所以向东向西都是旁风，使帆很便当的。

一霎时，离大船已经不远了，三人仍拿远镜不住细看。及至离大船十余丈时，连船上人说话都听得见了。谁知道除那管船的人搜括众人外，又有一种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的演说。只听他说道：“你们各人均是出了船钱坐船的，况且这船也就是你们祖遗的公司产业，现在已被这几个驾驶人弄

的破坏不堪，你们全家老幼性命都在船上，难道都在这里等死不成？就不想个法儿挽回挽回吗？真真该死奴才！该死奴才！”

众人被他骂的直口无言。内中便有数人出来说道：“你这先生所说的都是我们肺腑中欲说说不出的话，今日被先生唤醒，我们实在惭愧，感激的很！只是请教有什么法子呢？”那人便道：“你们知道现在是非钱不行的世界了，你们大家敛几个钱来，我们舍出自己的精神，拼着几个人流血，替你们挣个万世安稳自由的基业，你们看好不好呢？”众人一齐拍掌称快。

章伯远远听见，对二人说道：“不想那船上竟有这等的英雄豪杰！早知如此，我们可以不必来了。”慧生道：“姑且将我们的帆落几叶下来，不必追上那船，看他是如何的举动。倘真有点道理，我们便可回去了。”老残道：“慧哥所说甚是。依愚见看来，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，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话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！”

当时三人便将帆叶落小，缓缓的尾大船之后。只见那船上人敛了许多钱，交给演说的人，看他如何动手。谁知那演说的人，敛了许多钱去，找了一块众人伤害不着的地方，立住了脚，便高声叫道：“你们这些没血性的人，凉血种类的畜生，还不赶紧去打那个掌舵的吗？”又叫道：“你们还不把这些管船的一个一个杀了吗？”那知就有那不懂事的少年，依着他去打掌舵的，也有去骂船主的，俱被那旁边人杀的杀了，抛弃下海的抛下海了。那个演说的人，又在高处大叫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没有团体？若是全船人一齐动手，还怕打不过他们么？”那船上人，就有老年晓事的人，也高声叫道：“诸位切不可乱动！倘若这样做去，胜负未分，船先覆了！万万没有这个办法！”

慧生听得此语，向章伯道：“原来这里的英雄只管自己敛钱，叫别人流血的。”老残道：“幸而尚有几个老成持重的人，不然，这船覆的更快了。”说着，三人便将帆叶抽满，顷刻便与大船相近。篙工用篙子钩住大船，三人便跳将上去，走至舵楼底下，深深的唱了一个喏，便将自己的向盘及纪限仪等项取出呈上。舵工看见，倒也和气，便问：“此物怎样用法？有何益处？”

正在议论，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，忽然起了咆哮，说道：“船主！船主！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！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，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！他们是天主教！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，所以才有这个向

盘。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，以除后患。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，再用了他的向盘，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，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！”谁知这一阵嘈嚷，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。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，也在那里喊道：“这是卖船的汉奸！快杀，快杀！”

船主舵工听了，俱犹疑不定。内中有一个舵工，是船主的叔叔，说道：“你们来意甚善，只是众怒难犯，赶快去罢！”三人垂泪，赶忙回了小船。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，看三人上了小船，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。你想，一只小小渔船，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？顷刻之间，将那渔船打得粉碎，看着沉下海中去。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

话说老残在渔船上被众人砸得沉下海去，自知万无生理，只好闭着眼睛，听他怎样。觉得身体如落叶一般，飘飘荡荡，顷刻工夫沉了底了。只听耳边有人叫道：“先生，起来罢！先生，起来罢！天已黑了，饭厅上饭已摆好多时了。”老残慌忙睁开眼睛，楞了一楞，道：“呀！原来是一梦！”

自从那日起，又过了几天，老残向管事的道：“现在天气渐寒，贵居停的病也不会再发，明年如有委用之处，再来效劳。目下鄙人要往济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风景。”管事的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好当晚设酒饯行，封了一千两银子奉给老残，算是医生的酬劳。老残略道一声“谢谢”，也就收入箱笼，告辞动身，上车去了。

一路秋山红叶，老圃黄花，颇不寂寞。到了济南府，进得城来，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，比那江南风景，觉得更为有趣。到了小布政司街，觅了一家客店，名叫高升店，将行李卸下，开发了车价酒钱，胡乱吃点晚饭，也就睡了。

次日清晨起来，吃点儿点心，便摇着串铃满街逛了一趟，虚应一应故事。午后便步行至鹊华桥边，雇了一只小船，荡起双桨，朝北不远，便到历下亭前。下船进去，入了大门，便是一个亭子，油漆已大半剥蚀。亭子上悬了一副对联，写的是“历下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，上写着“杜工部句”，下写着“道州何绍基书”。亭子旁边虽有几间群房，也没有什么意思。复行下船，向西荡去，不甚远，又到了铁公祠畔。你道铁公是谁？就是明初与燕王为难的那个铁铉。后人敬他的忠义，所以至今春秋时节，土人尚不断的来此进香。

到了铁公祠前，朝南一望，只见对面千佛山上，梵宇僧楼，与那苍松翠柏，高下相间，红的火红，白的雪白，青的靛青，绿的碧绿，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，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，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。正在叹赏不绝，忽听一声渔唱。低头看去，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同

镜子一般。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，显得明明白白，那楼台树木，格外光彩，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，还要清楚。这湖的南岸，上去便是街市，却有一层芦苇，密密遮住。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，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，好似一条粉红绒毯，做了上下两个山的垫子，实在奇绝。

老残心里想道：“如此佳景，为何没有什么游人？”看了一会儿，回转身来，看那大门里面楹柱上有副对联，写的是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，暗暗点头道：“真正不错！”进了大门，正面便是铁公享堂，朝东便是一个荷池。绕着曲折的回廊，到了荷池东面，就是个圆门。圆门东边有三间旧房，有个破匾，上题“古水仙祠”四个字。祠前一副破旧对联，写的是“一盏寒泉荐秋菊，三更画船穿藕花”。过了水仙祠，仍旧上了船，荡到历下亭的后面。两边荷叶荷花将船夹住，那荷叶初枯，擦的船嗤嗤价响；那水鸟被人惊起，格格价飞；那已老的莲蓬，不断的绷到船窗里面来。老残随手摘了几个莲蓬，一面吃着，一面船已到了鹊华桥畔了。

到了鹊华桥，才觉得人烟稠密，也有挑担子的，也有推小车子的，也有坐二人抬小蓝呢轿子的。轿子后面，一个跟班的戴个红缨帽子，膀子底下夹个护书，拼命价奔，一面用手巾擦汗，一面低着头跑。街上五六岁的孩子不知避人，被那轿夫无意踢倒一个，他便哇哇的哭起。他的母亲赶忙跑来问：“谁碰倒你的？谁碰倒你的？”那个孩子只是哇哇的哭，并不说话，问了半天，才带哭说了一句道：“抬轿子的！”他母亲抬头看时，轿子早已跑的有二里多远了。那妇人牵了孩子，嘴里不住咕咕咕咕的骂着，就回去了。

老残从鹊华桥往南，缓缓向小布政司街走去。一抬头，见那墙上贴了一张黄纸，有一尺长、七八寸宽的光景，居中写着“说鼓书”三个大字，旁边一行小字是“二十四日明湖居”。那纸还未十分干，心知是方才贴的，只知道这是什么事情，别处也没有见过这样招子。一路走着，一路盘算，只听得耳边有两个挑担子的说道：“明儿白妞说书，我们可以不必做生意，来听书罢。”又走到街上，听铺子里柜台上有人说道：“前次白妞说书是你告假的，明儿的书，应该我告假了。”一路行来，街谈巷议，大半都是这话，心里诧异道：“白妞是何许人？说的是何等样书？为甚一纸招贴，便举国若狂如此？”信步走来，不知不觉已到高升店口。

进得店去，茶房便来回道：“客人，用什么夜膳？”老残一一说过，就顺便